《日本遣唐使研究》出版

对了解宁波与日本交往史有重要参考价值

近日，由宁波大学副教授李广志撰写的学术著作《日本遣唐使研究》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全书共48万字，以“遣唐使”为切口，还原了唐朝与日本交往的真实历史。书中既有世界史视域下的宏观考察，又有着眼于单个案例的微观解析，勾勒出唐朝与日本交往的立体场景。

“日本”国号究竟诞生于何时？阿倍仲麻吕的《明州望月》诗到底是在明州还是苏州写的？明州口岸在唐朝拥有何种地位？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。

《日本遣唐使研究》一书出版。

李广志在日本大阪遣唐使出发地。受访者供图

1 以宁波课题为契机展开遣唐使研究

隋唐时期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大量传入日本。其间，以遣唐使为代表的日本朝贡使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。

有数据统计，公元630年至894年，日本共筹划了20次使节入唐，其中16次成行。9世纪中叶以后，唐朝海商崛起，民间交流逐渐代替官方往来，中日交往进入新阶段。

国际上关于遣唐使的系统研究兴起于20世纪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国内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。近年来，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，埋藏在地下的唐朝文物、大批墓志不断涌现，《祢军墓志》《井真成墓志》《杜嗣先墓志》《李训墓志》等都为研究唐代中日交往史提供了新材料。

《日本遣唐使研究》一书便建立在此基础上，致力于利用文献学、考古学的最新成果，对中外史料进行鉴别梳理，更正误区，构建全面系统的遣唐使研究体系。

据了解，该书作者李广志开始相关研究，始自一个与宁波有关的课题。

2005年至2009年，日本文部科学省（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机关之一，负责统筹日本国内的教育、科学技术、学术、文化和体育等事务）资助了一个项目，名为“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——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创生”。当时，李广志正在日本岩手大学留学，应邀参与该课题中一项子课题“东亚死与生的景观”，主要协助调查宁波地区的丧葬习俗，由此比较中日两国的生死观。

宁波与日本的交往始于唐朝，以此为契机，李广志开始了遣唐使研究，所申报的“日本遣唐使课题”于2017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，新书即在原课题成果基础上修改而成。

该书一方面以时间为序，依次介绍遣唐使入华经过；一方面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代表性人物阿倍仲麻吕、鉴真，以及平安时期引入唐朝文化的先驱最澄、空海等，分别展开详细论述，包括考证他们与宁波的渊源。

日本奈良复原的遣唐使船。

2 明州留下不少遣唐使足印

唐朝，宁波称明州，系唐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从越州分出，独立设州。

据李广志考证，从越州通往日本的海上线路，早在659年第四次遣唐使出发时便已开通。据《伊吉博德书》记载，当年的日本使臣即由余姚经越州往返长安。

明州设立后，海上航线的功能越来越凸显。753年前后第十二次和804年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华，都曾走明州航线。日本著名僧人最澄就是804年跟随遣唐使船只一起来到明州的。

唐贞元二十年（804）七月到达明州时，最澄患病，直到当年九月十二日，病才渐好，准备前往天台山求法。明州地方政府根据他的请求，为其出具“通关文牒”。这份文牒在日本保留至今，称《传教大师入唐牒》，又称《明州牒》，现藏于比睿山延历寺，被奉为日本国宝。

次年四月初，最澄一行自台州返回明州，与其他成员会合后，确认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，又携弟子奔向越州请经，明州政府又给最澄签发了一份文牒，也叫《明州牒》。两份文牒，见证高僧心迹。

作为日本遣唐使的登陆和返航地之一，唐中后期，明州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，不仅地理优势明显，在人员流动、贸易往来及文化输出方面，也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书中，李广志考证了唐代明州商人张友信（一说张支信）往返于中日间的航海事迹。

这是一个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明州商人，关于他的史料，在日本正史《续日本后纪》《日本三代实录》中均有记载，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《头陀亲王入唐略记》等文献也有记述——

847年，张友信商船从明州望海镇出发，三日后抵达日本远值嘉岛那留浦；851年，张友信从日本发船归唐；861年，张友信在日期间，日本真如亲王命其造船，862年，张友信驾船横跨东海自明州入境，入唐求法的真如亲王及弟子同船抵达；864年，张友信归国后未再返日……

“可见，从847年至864年，张友信至少在这17年间多次往返中日，活跃于历史舞台。张友信在847年的航行中，从明州望海镇至远值嘉岛那留浦，仅用三个日夜；862年载真如亲王入唐，又以‘四日三夜’的速度抵达，可以说，张友信开辟了中日航海史上快速航行的先河。”李广志说。

3 纠正过往研究之误

研究中，李广志也纠正了前辈的一些笔误。

例如，关于第十九次遣唐使，也就是日本承和五年（838）仁明朝最后一次抵唐的遣唐使的航线问题，木宫泰彦在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中有一段表述，文曰“仁明朝到达明州的第一舶、第四舶……”此处的“明州”系“扬州”之误，原是作者笔误，却引起更多人误读、误引。李广志考证，这次遣唐使既没从明州上岸，也没从明州返航。

又如，以留学生身份入唐的诗僧阿倍仲麻吕，仕唐一生，终身未归。近年多有学人撰文称其753年归国途中遇难未死，返回长安看到李白为他写的悼念诗，自己也挥毫回赠一首《望乡》诗。李广志发现，这首《望乡》诗，实属伪作。

日本《古今和歌集》（成书于905年）中有一首署名阿倍仲麻吕的《明州望月》诗，是以其之名留下的唯一日文诗歌，李广志也重新考证其创作地点，认为不在明州，而在苏州黄泗浦。

“文化的力量使其时空错位，乾坤挪移……但诗歌文本的传承却是真实的……可以认为至少在《古今和歌集》问世之初，与苏州相比，日本人更熟悉明州。随着这首诗的流传，日本与明州在地理上的关联也更加‘深入人心’。”李广志表示。

李广志任教的宁波大学距离甬江仅有几百米，而甬江正是遣唐使入港和返回的内河通道。他在后记中写道：“多年来，笔者给研究生讲授一门中日文化交流史课程，从教室向外眺望就能看到甬江，如此场景，仿佛遣唐使从我们眼前经过。这样，在教与学的过程中，感受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知识乐趣，促使我津津乐道地研究下去，这也是本书付梓的动力之一。”

以翔实的史料和情感经验为基础，《日本遣唐使研究》不失为扎实的日本遣唐使研究新成果，对了解宁波与日本交往史有重要参考价值。 记者 顾嘉懿